



历史认识

从现代到后现代



陈 新 著

Historical Knowing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认识

从现代到后现代

陈 新 著

*Historical Knowing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陈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301-18198-0

I. ①历… II. ①陈…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2336 号

书 名: 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

著作责任者: 陈 新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98-0/K · 07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7 印张 261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陈新教授的著作《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我有幸先睹为快。该著作的基本内容，陈新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史学理论研究时，多有涉及，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进一步的深化或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就国内外史坛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或热点问题，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探讨，无论是论述的逻辑过程，还是提出的结论，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曾是陈新在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时的合作教师，但这部著作对我来说，仅仅是似曾相识，但多一知半解。因此，为这样一部著作撰写序言，本人因学力不足，难免有惶恐之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我为史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同学们开设一门专业课——“历史认识概论”。在我的讲义中，从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典籍中最初的历史认识、西方古典时代的认识论和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讲起，直至现当代的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历史记忆等，但对于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学和历史认识，只字未提。陈新的这部著作，除去必要的史学史的背景研究外，主要探讨的是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认识理论问题，诸如证据、历史事实、文献与第一手资料、历史客观与真实、史学作品、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历史学的目的等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只有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才可以研究，同样，这些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用后现代的眼光研究。将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崇高的学术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者尽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对不断丰富、完善史学理论方法论，推进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无疑是有益的。

II 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

史学理论研究,无论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还是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研究,都是由研究者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又不断地回答问题中进行。如果我们只关注研究者如何回答问题,而忽略他如何提出问题,这显然是一种片面性。实际上,我们在学习或研究实践中,时常感到有时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有意义。读陈新的这部作品,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觉。鉴于作者提出问题的宏观性、复杂性和前沿性,实事求是地说,这部著作不容易一下子就能读懂,或者说读起来并不轻松。无论是同意他的观点,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首先需要明白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一观点又是在怎样的视域中提出来的?这就要求人们不能不思考相关问题,回答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答案与之进行比较,从而给人们以启迪或联想,或促使人们去研究有关的问题。一部著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不容易,并不是每一部著作都可以做到的。

读《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时,很自然想到了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进兴的著作《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该书2006年和2008年先后在台湾和北京出版。他说,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典范更迭,新旧交替十分正常,“惟‘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却迥异于先例,他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盘否定该学门存在的理由。这些后现代小子竞相宣布:‘艺术之死’、‘文学之死’、‘哲学之死’,史学虽一时负隅顽抗,终究难逃厄运”。不久前,我在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题为“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的演讲时,曾提及黄进兴研究员的上述观点,并希望他不要太悲观。我想,如果黄先生有机会阅读陈新的这部新作,可能对“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在该书的“结语”中,重点论述的是“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学”,即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挑战。这种挑战的直接产物,出现了史学的转向,但历史学还是历史学。看来,对后现代主义挑战下史学转向的认识,并非只有一种答案、一种模式。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挑战,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对这个过程所展示的史学内容,无论是现象、是本质,还是趋势,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认识,这完全正常。福柯《知识考古学》问世后,一些人宣称这部

作品是后现代“敲响了历史的丧钟”，只是一家之言。

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陈新先后在历史系和哲学系学习，除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外，在西方史学理论和现代西方哲学方面，受过严格训练，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同时自己谦虚谨慎，好学深思，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近年相继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陈新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时，不仅对我本人，而且对该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辑部，都有不少帮助，他的热情、勤奋和奉献，至今仍经常为研究所同事们所称道。陈新是一位学有所成，成绩突出的青年专家，前面的路还很长。真诚地祝福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于 沛

2010年元月14日

北京华威西里

目 录

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

序 于 沛 / I

第一章 历史思维 / 1

第一节 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 / 1

一、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 / 2

二、历史思维与经验编织 / 4

三、概念化的多样性可能 / 9

第二节 记忆与历史思维 / 12

一、记忆使历史思维成为可能 / 12

二、原始经验与历史表现之间的记忆 / 16

三、集体记忆由个人记忆中产生 / 20

第三节 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 / 24

一、记忆缺失与历史表现的欲望 / 24

二、逻辑推论与历史表现 / 28

三、历史想象与演绎思维 / 33

第二章 西方现代历史认识 / 37

第一节 西方现代历史认识的渊源——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 / 37

一、对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研究 / 37

二、古希腊历史认识分析 / 41

第二节 历史主义与 20 世纪早期的德国史学——一种目的论解释 / 49

2 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

一、兰普雷希特辩论/49

二、德国史学的可能性/52

三、历史主义的后果/57

第三节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认识/60

一、发现历史与解释历史/61

二、调和观念与实践的张力/65

三、实现史学的意义/70

第三章 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73

第一节 历史与权力——福柯《规训与惩罚》

讲述的三个故事/73

一、已经完成的故事：监狱的诞生/73

二、正在完成的故事：现代性的展开与批判/78

三、刚刚开始的故事：谱系学方法与实践/82

第二节 解构与历史——德里达对历史认识的可能效应/85

一、语言/86

二、事实/92

三、时间/96

四、文本/100

五、世界/105

六、历史/109

第三节 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115

一、史学困境与对策/115

二、话语与比喻理论/118

三、历史真实与想象/126

第四节 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33

一、诗性预构先于理性阐释/133

二、形式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136

三、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的张力/140	
第五节 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143	
一、面对后现代主义/144	
二、历史认识的结构变迁/147	
三、历史叙述与实验史学/153	
第四章 观念的历史性——认识与反思/158	
第一节 “人文主义”的兴起/159	
一、作为叙述实体的“人文主义”的起源/160	
二、19世纪“人文主义”的含义/162	
三、20世纪“人文主义”的含义/165	
四、转型时期的基本事实与社会状况/169	
五、人文主义者的目标/174	
第二节 “世界历史”观念的历史、理论与当代境遇/177	
一、学术视野中的“世界历史”：性质与认识论基础/177	
二、“世界历史”在全球化经验中的境遇/203	
第三节 从观念史到思想史——全球化情境下的 思想史写作/232	
一、思想史研究中的内与外/232	
二、全球化与思想交流的现实/237	
三、全球化情境下的思想史写作/240	
结 语 态度决定历史——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学/248	
一、话语权力再分配/249	
二、态度决定历史/254	
三、后现代历史写作的前景/258	
后 记/260	

第一章 历史思维

什么是历史思维？这是历史认识论领域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准备放弃以“历史思维是……”的方式来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希望通过讨论历史思维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回答。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庞大的关系网中，有多少要素能与历史思维构成联系是无法确定的，更何况诸要素，如经验、记忆、逻辑、想象、时间等等，它们的意义本身都处于尚未被决断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对历史思维的考察永远都只能得出临时性和策略性的“结论”。倘若从当代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思维与一般思维之间的鸿沟正经历一个被逐渐填平的过程。我们同样关注这个过程。而且，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在考察的开始还可以暂时设定历史思维涉及的独特领域，即一切与历史及历史学相关的思维领域，以便构想某种“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与一般性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并藉此作为考察的出发点。另外，我们也希望考察本身作为历史思维得到运用的实践，能够充实历史思维的意义，促成一种适时的理解。

第一节 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的对象是什么？在历史学家的理解中，这似乎不成问题。人们会简单地以“历史”来回答。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发展进程等等，它们充当了历史的种种组成部分。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理解的历

史,首先是历史思维的产物,然后才成为进一步思考的对象。历史思维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思维,最初面对的应是人类活动的原始经验,它是尚未被人类认识加工过的经验,也是历史思维的起点。笔者在此要阐述的正是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之间的关系。

一、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

我们凭借前人思维积累的认识成果,即那些用来规定、确认、搁置不同客体的意义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对世间万物具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解释能力。例如,我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这是基于某种已有认识而进行的判断。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前,我们不再对什么是灾难、人类历史指什么、何谓世界大战,以及诸多必要的实词含义发问。于是,这些概念及其定义构成了一个意义体系,它包含了做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这一判断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在概念被用来进行判断之前,它们已经是思维的结果。倘若不借助于已经获得的意义体系,人们就无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任何判断,它的存在也只能展现为事件发生时的一幕幕毫无意义的映像,带给人们种种出于本能的感官刺激。我们将那种导致单纯感官刺激的现象或活动称为思维之外的原始经验,它尚未被置于某种已经准备好的个人或集体的意义体系之中。由于没有进入人的认识与思维,它自然也不可能被思维组织、叙述,如果说它的存在还需要思维来确证的话,在进入思维之前,它甚至还不能被称为存在。

原始经验的概念化是人类认识之途迈出的第一步。皮亚杰关于发生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概念发生的可信解释,此处不再复述。^①我们关注的是,那些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需要满足些什么条件,以便区别于其他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确证被历史思维思维着的经验才是历史经验,抑或思维着历史经验的思维才是历史思维;历史思维与历史经验之间没有哪一项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它们恰恰是通过历史经验进入

^① 关于皮亚杰的思想,可参阅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尚新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与《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钊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历史思维的历史学实践过程成就对方,也由此成为自身。

随着时间的流淌,只要我们关注一下自己的任何一种行为,以及身边呈现的情境就能知道,有太多被经验过的事物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的思维中。如果不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思维常常忽略一些经验过的事件,我可能不会想起早晨购物时看到了一次斗殴,当下也不会注意手指敲击着键盘进行写作的行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共同构成了巨大的原始经验库,其中绝大部分遗失了,而极少数进入了记忆并被思维过的经验,多数也因为没有被文字记载,没有被符号表征,随着思维者生命的消失而陨落。

能够被关注、被思维的经验少之又少,它的选择本身取决于思维者日常生活中不同层次的需要。就传统历史学涉足的领域而言,制约着历史经验取舍的因素在于历史学家对“历史(学)”^①的理解。认为历史是伟人传记的历史学家眼中只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学家则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喜欢将历史当作故事叙述的历史学家四处搜寻某个事件的细枝末节,崇尚社会事实的历史学家则力求从大量社区、教区或村落的资料中提取某种真实的群体意识与集体行为模式;将历史看成事实记录的历史学家往往热衷于有利于考证的资料,善于阐发历史之现实意义的历史学家则选择易于与现实情形类比的经验。如果我们承认“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②,那么进入个人记忆中的亲身经历只要被思索和组织,并用来实践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目的,它便可称之为历史经验。人们根据对历史(学)的不同理解来要求它实践这种或那种功能,为此再到日常生活留下的巨大原初经验库中,有意或无意地挑选了带进历史思维的各不相同的历史经验。恰如卡尔·贝克尔说的,一件

① 在此,我们将那些能够被人所记忆、阅读、推理、想象、表现的历史称为“历史学的历史”,人们一直以来谈论的历史,事实上都只能在“历史学的历史”这一层面上进行,这种“历史”中也内在地包含着人们对历史学的理解。运用“历史(学)”一词,目的之一是想充分运用“历史”一词的两重性,既它代表发生的事件,也代表对这些事件的叙述。目的之二也只是想不断地提醒读者其两重性须臾不可分离。

② 卡尔·贝克尔语,见于《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事对“普通先生”是否重要,完全取决于这“是否适合他小天地里的利益、期望和情绪上的慰藉而定”^①,这正是原始经验进入历史思维而成为历史经验的基本条件。对于人们称谓的职业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对原始经验的选择,则必须适当地同时考虑个体、群体或整个人类的利益、期望和情绪上的慰藉。^②

思维的成果尽管充当人类现实实践的指导,其产生却受制于实践的目的。历史思维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提供给历史(学)的经验与“过去”这一表示时间的概念相关联。一旦人们为“历史(学)”的实践构想了某种目的,它借助的经验便接受着思维安排的运作,二者在实现“历史(学)”目的的过程中成为“历史思维”与“历史经验”,它们共同拉开了历史认识^③的序幕。

二、历史思维与经验编织

在认识历史的途中,历史经验要成为可理解和可利用的事物,全赖历史思维飞架的桥梁予以沟通。原始经验在思维之外,其本身只是思维给予的一个预设。历史经验也是如此。预设无处不在,我们当然想借助于某种类类似于度量衡的工具来检测历史经验,为它确定一个单位;另外,我们也想规定,什么种类的经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以致足以满足历史认识实现其目的的要求。但就历史经验的性质而言,这无法做到。同样,我们在此不再追究历史经验的各种规定性。

从历史认识机制的启动,亦即认识目的的确立,到认识目的最终实现或未实现,历史经验贯穿其中,这一过程值得我们留意。历史思维与历史

① 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70页。

② 关于历史学家的论述,参见拙著《西方历史叙述学》第四章第一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③ 传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历史认识的可能性、范围、确定性等一系列可与一般认识论类同的问题,但它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历史”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做出回答。笔者在研究中努力围绕着历史认识的意义问题展开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试图超越传统历史认识论不问认识的本体论意义的局限性。

经验同时产生,进入历史思维的原始经验不可能保留原初状态。进入是一种由思维引导的活动,即原始经验被编织成历史经验的活动。历史思维的效用在于按不同的结构、技巧来编织历史经验,它为历史经验安排组织与形式,后者则提供内容。此处,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共生状态,二者不能做二元化的简单区分,它们存在的基础均依赖于对方。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为例,来说明作者在论证一种全球史观的过程中,历史思维如何编织历史经验,最终为全球进程的假设赋予实在性。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自己的著作是研究全球而非某个地区、研究全人类而非某个种族的全面的历史,因此,其著作的叙述中心是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这种设想如果要完全实现,就将迫使作者面对所有的原始经验,从中概括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作者强调:“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历史上各种文明的总和”,其研究对象该是“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①。这是一种预设的基调,它要求读者放弃那种将地区历史简单叠加构成世界历史的方式。我们也注意到,为了满足新的叙述中心的要求,作者据此确定了新的经验选择标准,即它是否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此标准之外,仅仅涉及个人或地方的经验由于不具备世界性影响而不予考虑。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问,判定“世界性影响”的准则又是什么?对这种问题的回答能看出回答者对世界历史进程与本质的态度,也能体现他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所感觉到的现实的要求。

斯塔夫里阿诺斯相信,我们的时代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一样,也是一个紧张、危险和恐惧并存的时代。^②消除危险与恐惧并增强对未来的希望,这是作者写作、建构世界历史的根本目的。他指出:“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崭新起点。”^③超越方法论的层面,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899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作者事实上也设想使人们改变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接受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以便取代长久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带来的偏执,后者正是导致现实中焦虑与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一种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通过这条途径被一种关乎历史认识目的的历史哲学所制约。确定的历史哲学决定着作者在《全球通史》中的结构安排。按通常的方式而言,历史哲学为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提供的是叙述的形式,然而,这种形式最终决定着作者要挑选怎样的一类原始经验,并如何带进历史思维。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全球的格局决定了本书的结构”^①,这句话给读者一种客观的历史实在(全球格局)决定着历史叙述形式(文本结构)的印象。倘若如此,难道前人所著世界历史注定违背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格局,因而需要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创一个崭新的起点吗?恰恰相反,在《全球通史》中,全球格局正是作者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建立的合理预设^②,它之所以必须有意或无意地披上客观性的外衣,或许因为绝大多数读者还普遍地持有朴素实在论观点,对历史(学)的建构能力尚没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可以分析这种“全球格局”的实在性是如何通过历史思维,由被选择的经验编织而成。

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描述,全球格局指的是,1500年之前,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当时最先进、数千年来对人类发展贡献最大的文明;1500年以后,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20世纪是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遭遇普遍责难的时代,倡导全球观点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自然不会忽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不过,在他看来,自1500年以来,“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因此,以西方为中心叙述1500年以后的全球史是全球格局使然,它符合客观事实的要求,并不违背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③,因而是一种客观实在。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60页。

② 从认识论的层面,我们能够论证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叙述意图,以及他心目中期待着的读者在阅读《全球通史》时获得的理想效果,即通过了解全球历史,寻找到消除现时代潜存的危机,使希望得以实现。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第3、4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阐述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我们这些读者长期以来深陷于西方中心论之中,近代世界历史从来都被描写成围绕着西方的全球扩张、非欧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以及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全球传播而发生。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以1500年为界,世界历史在此之前是多元文化平衡期,之后是西方文明的主导期,这本身是以西方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与影响程度为尺度在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圈地运动,它接续了以往西方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历史分期的谱系。如果我们曾经读过其他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著作,就能看到,并不只有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一位作者强调自己的作品遵循着客观实在的结构。伏尔泰以各民族精神与风俗为核心的世界历史、黑格尔以理性发展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汤因比以文化生命兴衰为轮回的世界历史等等,它们都为自己预设了历史自发生成的“实在性格局”。这些格局虽然也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反对的,但它们与后者的“全球格局”具有同质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并没有免疫力,而是它的一个变种。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念世界中,奠定“全球格局”的经验基础是围绕着西方历史的独特性而夯实的。他认为,由于中国与印度古代文明虽遭蛮族蹂躏,但保存了古代文明,而西方古典文明永久湮没,无法复原,这使西方在近代完全摆脱了历史的枷锁,最终跑到了世界的前列。进一步说明西方古典文明的悲惨遭遇,作者将其还原到西方比中国自然气候条件差、生产效率低、缺少统一文字及其造成的文化同一性等等。幸运的西方由于以古典文明的悲剧为代价,获得了技术革命的崭新开端。^①如果说“全球格局”具有实在性,那么它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这样我们就要追问,在思维的领域内,西方历史独特性或者说西方例外论与东方历史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诚然,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否则不可能出现不同的文化世界。只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着意区分多个遵照普遍性的非西方世界与一个独特的西方世界,而并非承认每一种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这实质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结果。皮亚杰在谈及儿童认识的发展时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22—325页。

认为,儿童在一岁到两岁的时期,认识发生了一种哥白尼革命,即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主体开始把他自己的身体看作处于一种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宇宙之中的所有客体中的一个。^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无法将西方历史与其他非西方历史视为性质相同的客体,他也就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样,我们可以将他对他对历史文化的认识视作一种前“哥白尼革命”时代的认识。

进而分析这种具有独特性的西方历史,作为实在的“全球格局”最终生成的经验基础,它是历史的实在吗?我们看到,它并非经验的原貌,同样是观念编织的产物。更为原始的经验似乎应是中国和西方依据自身气候条件进行的农业生产,他们在交流中创造的各不相同的文字系统,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行政效率,蛮族的入侵及对文明的破坏,西方在中世纪技术、制度、观念的创新等等,这类经验不胜枚举。根据以上的还原,如果我们说“全球格局”是某种高度抽象的实在,那么,我们不仅看到了被称为历史经验的经验具有不同的层次,也明白了那些可能被人们称为实在或经验的事物只不过是更为原始的经验编织的结果。经验的逐级还原最终将使人们的认识不得不返回到面对人类目及耳闻的活动场景,在场景表现之时,活动正处于成为经验、进入思维、进入历史的门槛。由此可见,斯塔夫里阿诺斯所看重的“全球格局”其实是一种经验的构造,一种借助思维由经验编织而成的实在。

历史经验与历史实在的关系紧密相连,某一层次的历史实在在构成更高层次的实在时,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之为历史经验,就好比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建构的“西方历史独特性”这一实在之物时,便成了一种用来比较的经验,而相对于构成中国科举制度的诸种经验来说,它又是一种实在。同样,“西方历史独特性”也成了“全球格局”这一最高实在的经验。为了理解历史经验被编织成历史实在的机制,我们必须在认识中返回去考察历史思维的概念化过程。

^① 参见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4页。